

教師之家



陳 戈 著
四 幕 劇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目錄

教師之家

..... 一

大兵

..... 一一

教師之家

時期：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。

地點：東北某城市，國民黨統治區。

人物：何肖子健：何教授之妻，某幼稚園教員，四十五歲。

曉玉：某小學教員，子健之媳，二十三歲。

何詠梅：中學生，子健之女，十九歲。

何志鵬：中學教員，子健之子，二十五歲。

周媽：僕人，何志鵬之姑媽，四十八歲。

郭滔：教育方面的國民黨特務，某學校的軍訓教官，三青團的負責人，二十八九

歲。

梁大嫂：市民。

乾媽：妓院的老鴇子，四十五歲，本姓王。

宋霄漢：蔣軍營長，三十一歲。

王七：妓院「跑外」的。

諜報隊員甲、乙。

解放軍戰士三人。

第一幕

時期：十月末某日下午。

地點：何子健家。

佈景：何家的客廳，有三道門，右門通內室，左門通大街，中間一道門通後院門。客廳裏有桌椅、書櫥、輪椅、沙發等傢俱。牆上有世界地圖、油畫，還有一張放大的何教授的肖像。是教師家庭的佈置。

幕啓：室內無人。

【曉玉，身材適中，年約二十三歲。穿淺藍色的寬大適體的布旗袍，脚穿半高跟黃色皮鞋，白襪子，上身套一件深藍色毛衣。頸上圍一條深紅色黑條格子的圍巾。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兩頰微顯紅暈。她的個性本來激烈，但生活又逼的她常常皺着眉

頭，可是環境又使她不得不露出笑容，她的笑是苦，是解嘲。雖然這樣，但也不失其少婦的風度，美麗、年輕。她剛從學校回來，拿着書夾子。顯然是累了，但又有急事，她慌忙地從外門進來。」

曉玉

（她激奮地）媽！（把書夾子往桌上一摔）這怎麼辦呢？媽！（解下圍巾，放在桌

上）姑媽！姑媽！（也沒有人應）唉！（手上還有粉筆末子，取下牆上的濕手巾擦手）

【何肖子健，中等身材，四十五歲，帶眼鏡。穿淺灰色呢夾旗袍，腳穿黑色皮鞋，黑襪子，面容清秀，長長的臉。她丈夫死了半年，家裏的擔子加重了，使她常常嘆氣，尤其近來學校都普遍地裁員減薪，更增加了她的愁苦，她手裏拿着幾本厚書，她正要到街上去。】

何肖子健 下班了？課上完了？

玉 嗯！媽！志鵬失業了！

肖 啊？（一驚）學校不要他啦？真的？

玉 那還有假！志鵬親口對我說的。

肖 爲了什麼事呢？

玉 不爲什麼事！

肖 大小要有個罪名，學校也得有個章程啊！

玉 媽！國民黨的章程有的是，高興怎麼做，章程就怎麼定。

肖 （固執的問）不要志鵬教書，趕他出學校，多少總得有點理由哇？

玉 理由？「欲加之罪，何患乎詞？」反正怎麼說都有理！

肖 究竟怎麼回事？

玉 說是因爲志鵬思想不純，干涉校政，侮辱政府。

肖 思想不純？

玉 嗯！說是志鵬領頭質問校長：「教職員的薪津，學生的公費爲什麼遲了兩個月還不發？」

肖 就爲這事呀？

玉 志鵬說：這全是郭滔搗的鬼。

肖 郭滔？郭滔不是常到咱家來玩的那個嗎？

玉 嚶！就是他。

肖 他是做什麼的？

玉 他是學校的軍訓教官，是三青團的負責人。

肖 我們同他也沒什麼過不去呀！郭滔不是還替你妹妹作媒嗎？

玉 就是妹妹的事得罪了他，他就不高興了。

肖 什麼？

玉 郭滔把妹妹介紹給宋營長，妹妹不答應，郭滔說妹妹瞧不起人，給他釘子碰，他對人說要找我們算賬，不達到目的不甘休。

肖 郭滔的品行這麼壞呀？——他就是爲了你妹妹道事，才這樣對付我們呀？

玉 誰知道。

肖 求他幫個忙不行嗎？

玉 妹妹這事沒辦法解決，怎麼給姓郭的開口？——志鵬要知道了，也一定要吵吵的。

肖 唉！這怎麼辦呢？（停）等志鵬回來再說吧！（拿起書，摸出手巾包起來）我出去一下。

玉 媽，你拿的什麼書？

肖 這是你爹的字典，還有兩本——

玉 拿到街上去幹什麼？媽！

肖 （不答）……

玉 你拿出去賣呀？（肖低下頭咬緊牙，加快步子往門外走，但眼淚盈眶，偷偷的擦了一下眼淚，頭也不同，急步出前門。）

玉 （望着子健的背影，呆呆的站着）怎麼？……賣爹的字典？……賣爹留下的書？……啊！（撲在桌上哭泣）

【門外郭滔的聲音：「伯母！」——曉玉急擦眼淚。】

【郭滔二十八九歲，身體結實，大概因為愛運動，練的粗腿粗胳膊的，本來不太高的身材，也就顯得更圓了，脖子短短的，因為一臉橫肉的堆積，把眼睛也擠小了。厚厚

的嘴唇，嘴大眉粗——他的笑聲特別有力，「發聲一笑」全身都得震動。聲音高而清脆，但缺乏感情，因為這叫「皮笑肉不笑」。他什麼時候都在不停的走着、動着、說着。他靜不下來，好像橙子上有針刺似的，會使他剛坐下來又突然跳起，因為他實在不好思索，他覺得那樣傷腦筋。他常常說錯話，也就常在糾正自己的說錯了的話，但有時候會因自己不斷地很快的在糾正自己的錯，反而弄出更多的錯來，更多的笑話來，但他滿不在乎。他全身都是美裝，玻璃皮帶，扎着毛衣，毛衣上面又重一件毛背心，外穿短外衣，背一只最新式照相機。他吹着口哨上來，他現在有點醉意。」

郭 哈囉！密斯玉！

玉 密斯特郭！

郭 你忙吧？

玉 請坐。

郭 別客氣，（坐下，摸出香烟，遞給玉）請吸煙。

玉 我不吸煙。

郭 你吸一支，這烟味很純，你看，自帶火柴。（指着火柴盒上的字唸）選用美國煙葉，更換美國紙圈，噫！這叫做……（信口說來）「經濟提攜」……

玉 經濟提攜？

郭 哦！不，不，（知道說錯了，窘，急改口）中美經濟合作，（又發揮一下）噫！根據中美商約，經濟合作，經濟合作——有人常開我的玩笑，說我一身上下都是美國的經濟合作。（聲聲一笑）哈哈！——你丈夫呢？

玉 我丈夫失業了，恐怕你是知道的。

郭 失業了？我可不知道。

玉 我丈夫失業了，學校裁員減薪把他裁了，郭先生你能不能幫幫忙？

郭 密斯玉！這事我幫不了忙——我得先給你聲明，並不是幫你丈夫的忙，我吃醋，實在是，這失業的人太多了。

玉 郭先生，我同你說正經話，我們的家庭很清苦，我父親在大學教書，去年死去了，留下了幾本教科書，我們家沒一點積蓄，現在物價又高，各學校又普遍的裁員減薪，志

鵬要失了業……

郭 密斯玉！（侃侃而談）我是個幹武行的，對於教育是外行，我現在不過是追隨你們教育家們之後，牽馬墜蹬，搖旗吶喊，爲黨國效勞，教育新青年——我是蔣委員長（立正）的忠實信徒，我的爲人是大公無私的，我同何志鵬一無親二無戚，交情又不深，說到幫忙，這就很使我爲難，這叫做「師出無名」哪！

玉 郭先生！那請你別說了吧！

郭 人事調動不是歸我管的，我一概不清楚；比方你姓何的，跟我姓郭的沾點親，帶點故，或者是深交，那種情形，就完全兩樣了，不用你開口，也不用我說話，誰也不敢動一動，還得很好的照應，是不是？（越談越高興）譬如你令妹，我好心地把她介紹給宋霄漢宋副營長，這是求之不得的事啊！你想！宋副營長，年輕有爲，文武全材，校級官階，戡亂有功，機械化的國軍，那一點配不上你何詠梅呀？偏偏她給我一個玻璃釘子碰！

玉 郭先生！她年紀小，不懂事，請你原諒。

郭 那沒什麼，現在宋副營長對她還是很好的，祇要把這親事答應了，什麼都會好轉的，要是不答應，還有文章在後面呢！

玉 （擔心的）郭先生——

郭 你想何志鵬思想不純，還能保險不出問題？（曉玉沉默，郭也找不出話說，吹了吹口哨，然後故意情深的對玉）曉玉小姐，我給你的信接到了沒有？

玉 接到了。

郭 你怎麼沒回信呢？

玉 你信上說要和我做朋友，我們這不已經是朋友了嗎！

郭 是！是！不過我要跟你做個好朋友。（從懷裏摸出玻璃皮帶）玉小姐！哦！密斯玉！這是一條美國的玻璃皮帶，送給您！

玉 送我幹什麼？

郭 送給你束腰用。

玉 我不穿美國洋服，我用不着。

郭玉小姐，（對玉顯出極不尊重，極輕佻的樣子）何必這麼拘禮呢？（靠緊玉，拉玉的手）

玉 郭先生！你是軍人，請你自重點。

郭（索性地）玉小姐，我求你，我很愛你！

玉 郭先生，對不起，我已經結婚了，我是有丈夫的人。

郭 有丈夫也可以。

玉 這成什麼話？

郭 這成什麼話？這是美國話！——我聽說美國人，女的除了丈夫之外，有情夫、情人，還興有愛人；男的除了老婆之外，有情婦、情人、愛人。

玉 誰說美國人全都是這樣？

郭 美國人是不是都是這樣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聽說是不老少吧！（又輕佻的）玉小姐，何志鵬是個小學教員，他能養活你們一大家子呀？

玉 你是個軍人，你忘了禮義廉恥了！

郭 何必拘禮呢？玉小姐，今天我請你看電影，請你吃飯，我們到旅館裏去。

玉 你站開！

郭 （逼進玉）你的家庭生活，我可以照顧。（拉着玉的手）

玉 豈有此理！（憤然的一耳光，端正的打在郭的臉上）

郭 啊！

玉 （打了後，意識到打壞了，驚懼的）哦——對不起，郭先生。

郭 （嬉皮笑臉地）你打我？打的好！嘻嘻！（上前去拉玉，玉恐懼，絕望地等候着對方的打罵，報復。）

【周媽，高身材，濃眉大眼，顴骨凸出，粗腰，大手大腳，身體強健，四十八歲，性耿直、剛毅，說話不加考慮，聲音粗壯。身穿破舊褪色的黑布棉短衣褲，扎腳，手裏拿着一包領回家來洗的髒衣服。她突然的從外面回來。】

周 郭先生！

郭 哦！周媽。

玉 哦！（解圍了，無力的走到凳前坐下）姑媽！

郭 （急找話說，遮過剛才的事）哦周媽！Yes！（唸做Yesser）Yes！Yes！你聽，我這美國話，怎麼樣？好不好？

周 （吐一樣的）好！好！你穿的戴的說的什麼都像美國人，就是有一點不像！

郭 什麼？

周 就是你的鼻子太矮了點！

郭 周媽！你真會開玩笑！哈哈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

周 你走了！

郭 哦！再見，有空我就來。（下）

玉 姑媽！你又拿衣服回來了？

周 嗯！（把毯子包着的一大包衣服往地下一扔）手都洗破了，那麼多衣服，一家子人洗，洗了一整天，才掙四千多塊錢。（把錢擲在桌上坐下發牢騷）你媽！你妹妹！你，我，四個人洗了一整天，才掙四千五百塊！唉！真要餓死人啦。（憤憤的自語）

教員老師洗衣服過日子！……唉！真是，下輩子也別教這鬼書了。（周媽氣憤得很，兩人沉默一會）曉玉！現在你們這麼困難，我在你們家是個累贅——我想走啦！

玉 姑媽！你又說這話，你沒家室，沒兒女，你上那去呀？

周 你們一家人日子也難熬，……我一個人就是討飯也能過下去。

玉 （難過，忍住眼淚安慰對方）姑媽！別說了，你老人家在我們這裏作了快十年的活，就跟一個老媽子一樣，辛苦了這麼多年，現在你上了年紀了，又是一個孤人，上那去呀？咱們家多困難也得養活你，再說你也沒白吃飯呀！做了那麼多活，我們這些後輩長大了也該養活你老。我跟志鵬就是你的兒子媳婦一樣，妹妹也就是你親生女兒，這就是你的家。姑媽！你說要走，我們老的小的多難過呀！

周 曉玉！（哽咽）

【肖子健夾着書，愁眉苦臉上。】

玉 媽！你回來啦？

肖 （點頭）